

下
編

古今
性
異
集
成

中華書局印行

古今性異集成

民國八年三月印刷
民國八年三月發行

(古今怪異集成)全四冊

定價銀二元四角



編者	發行者	印刷者	印刷所
中華書局	中華書局	中華書局	中華書局

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

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
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
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
沙市蘭州衡州貴陽吉林潮州安慶桂林
東昌廈門邢台綏化煙台鄭州梧州
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新加坡

古今怪異集成 下編

目錄

禽異類

雜禽類

鳳

鶴

鸛

鸚鵡

鵠鵠

杜鵑

鴿

燕

雀

鴉

雞

鴨

雉

鶉

鷺

梟

獸異類

雜獸類

麟

虎

獅

古今怪異集成 下編 目錄

象

猿

犀

牛

豕

鱗介類

龍

魚

鼉

蝦

蟲異類

雜蟲類

蠶

蜂

熊

狐

獺

羊

貓

蛟

龜

鼉

螺

蠅

蠅

蝶

鹿

狸

馬

犬

鼠

蛇

鼈

蟹

蟻

蟬

蟬

螢

蛙蝦蟆附蟾

蝙蝠

蚯蚓

蜘蛛附蟢子

蜈蚣

蜥蜴

蠍

蝨

蛆

蝗災類

草異類

雜草類

芝

人蓐

菖蒲

蘆荻

樹木異類

雜樹類

松

檜

柳

柏

桐

桑

梓

槐

榆

柿

棠

銀杏

山桃

花異類

雜花類

梅

李

牡丹

芍藥

梨花

石榴

菡萏

海棠

竹異類

五穀異類

菜蔬異類

果蓏異類

物雜怪類

古今怪異集成

下編

禽異類

黃憲外史。扶桑之野。有鳥曰搖光。感日之精。千歲一孕。其形如龜。是感於日也。

禽經。雨舞則雨。注。一足鳥。一名商羊。字統曰。商羊一足。天將雨則飛鳴。孔子辨之於齊庭也。

禽經。霜蜚則霜。注。鷦鷯。鳥名。其羽可爲裘以辟寒。鷦鷯飛則隕霜。

爾雅。翼鷽鷽也。長足。羣飛。天之將霜。先知之而鳴。不過旬日而下霜矣。然則鷽之驚霜。猶鷽之警露也。

贊寧物類相感志。鷽鷽。雀之屬。飛則鳴。行則搖。俗呼爲雪姑。其色蒼白似雪。鳴則天當大雪。極爲徵驗。

獨異志。漢太尉楊震以忠貞見黜。及還洛。歎曰。吾居上司。疾姦臣樊豐之狡。而不能誅。知帑藏空虛。而不能富。因飲鴆而卒。門人冤之。天子嘉之。改葬日。有大鳥。翼一丈三尺。集於柩前。低頭垂淚。葬畢。乃飛去。時人以爲忠貞所感。

搜神記。豫章新喻縣男子。見田中有六七女。皆衣毛衣。不知是鳥。匍匐往。得其一女。所解毛衣。取藏之。卽往就鳥。諸鳥各飛去。一鳥獨不得去。男子取以爲婦。生三女。其母後使女問父。知衣在積稻下。得之。衣而飛去。後復以迎三女。女亦得飛去。

宋宗室傳。巴陵哀王休若。文帝十九子也。爲荊州刺史。加都督。晉平王休祐被殺。建安王休仁見疑。都下訛言。休若有至貴之表。明帝以此言報之。休若甚憂。嘗衆賓滿座。有一異鳥集席隅。哀鳴墜地死。又聽事上有二白蛇。長丈餘。哈哈有聲。休若甚惡之。上以休若善能諧緝物情。慮將來傾幼主。欲遣使殺之。慮不奉詔。徵入朝。又恐猜駭。乃僞授爲江州刺史。至卽於第賜死。

南史梁武帝本紀。海中浮鵠山。去餘姚岸可千餘里。上有婦人。年三百歲。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。年並出百。但在山學道。遣使獻紅席。帝方捨身時。其使適至。云。此草常有紅鳥居下。故以爲名。觀其圖狀。則鸞鳥也。時有男子。不知何許人。於大衆中。自割身以飴饑鳥。血流徧體。而顏色不變。又沙門智泉。鐵鈎掛體。以燃千燈。一日一夜。端坐不動。開講日。有不足鳥集殿之東戶。自戶適於西南。毀楣。三飛三集。白雀一見於重雲閣前。遂至喪亡。

通幽記。貞元九年。前亳州刺史盧瑗。家於東都康裕坊。瑗父正病卒。後兩日正晝。忽有大

鳥色蒼。飛於庭。巡翔空間。度其影可闊丈四五。家人咸見。頃之。飛入西南隅井中。久而飛出人往視之。其井水已竭。中獲二卵。大如斗。將出破之。血流數斗。至明。忽聞堂西奧有一女人哭。往看。見一女子。年可十八九。烏巾帽首。哭轉哀厲。問其所從來。徐徐出就東間。乃言曰。吾誕子井中。何敢取殺。言畢。却往西間。拽其尸如糜散之。訖。奮臂而去。出門而滅。其家大震懼。取所留卵。却送於野。使人馳問桑道茂。道茂令禳謝之後。亦無徵祥。而莫測其異也。

續明道雜誌。某舅氏李君武者。少才勇。以武舉中第。常押兵之夔州。行峽路。暮投一山驛。驛吏曰。從前此驛不宿客。相傳堂中夜有怪物。君武少年氣豪健。不顧。遂宿堂中。至半夜。忽有物自天牕中下。類大飛鳥。左右擊搏。君武捫常所弄鐵鞭揮擊。俄中之。遂墜地。乃取盆覆之。至天明。發盆視之。乃一大水鳥。如雛鵝。細視乃有四目。因斃之。自後驛無怪。京師之海淀人嘗捕得一巨鳥。狀類蒼鵝。而長喙利吻。目睛突出。耽耽可畏。非鶩非鸛。非鵠非鷗。莫能名之。無敢購者。金海住時。寓澄懷園。買而烹之。味不甚佳。甫食一二。覺胸膈間冷如冰雪。堅如鐵石。沃以燒酒。亦無暖氣。坐是委頓者數日。海住名姓。杭人。塞外地方有名虎嘶碧落者。譯言怪鳥也。在二十五台東去六十里。相傳某年其地有鳥。

見回人。卽啄之。見華人。則飛鳴高舉。不敢近。亦真奇矣。土人因以爲地名。

長白山有四翼鳥。頭圓尾細。前兩翼長。後兩翼短。色淡黃。形同蛺蝶。聲似黃鸝。人有見其雌雄雙飛者。

長白山有大頭鳥。嘴短毛白。身長三寸。頭大於身。飛落石上。每見其首。不見其尾。

海南有鳥名鬼蜮。出深谷中。當受胎之際。各含一沙。又折枝遍插各徑口。爲符號。以阻人往來。若不知而誤入之。則噴沙以射人。中之必死。

沔州有禽。名骨託。狀類雕。高三尺許。其鳴之聲。若骨託然。因以名之。能食鐵石。或謂鐵石至堅。非可食之物。遂有人以三寸白石。繫以絲繩。擲其前。卽吞之。良久。牽出。視石已軟如泥矣。

雜禽類

鳳

雲笈七籤。金門皓靈皇老君紀。老君本乃靈鳳之子也。靈鳳降生衛羅國。王取而蓄之。王女配瑛。常與共戲。靈鳳以兩翼扇女面。女忽有胎。王因斬鳳頭。埋長林丘中。女後生女。墮地能言。曰。我是鳳子。位應天妃。王卽名曰皇妃。時天作大雪。一年不解。雪深十丈。鳥獸餓

死。王女思憶靈鳳。王所殺鳳。鬱然而生。抱女俱飛。徑入雲中。

安慶府志。朝城陳金鉉。令桐城。端陽有餽白蛋數十枚者。偶見一蛋。上有五色光。遂以家雞翼之。俄得小白鳳。不數日漸大。每時去時來。其伏雛之雞。重至三十斤。毛亦變成五色。久之并翔去。

粵產倒挂鳥。卽桐花鳳。日間收香氣於翼。夜則倒挂放之。

鶴

禽經。露翥則露。注。露。禽。鶴也。古今注。鶴千載變蒼。又千載變黑。所謂元鶴也。子野鼓琴。元鶴來舞。露下。則鶴鳴也。鶴之馴養於家庭者。飲露則飛去。

福州城西有一園。山環水繞。境頗幽勝。園有雙鶴。丹頂白羽。品殊不凡。梁蔭林中丞章鉅撫桂時所得。攜之歸。以贈園主之祖者也。畜之久矣。時或振翮長霄。刷翎茂樹。每遇風清月朗。引吭長鳴。意若自得。飄飄欲仙。一日。主人之母八十壽辰。各啣一靈芝獻於庭。如祝壽然。賓客皆驚異之。

鶴

揚州府志。嘉靖初。徐司訓觀宅近啟聖祠。縱奴射鶴。合邑之鶴。無不帶箭者。一日。鶴銜火

焚祠。有鸚數百。盤旋烈焰之上。若快心者。徐坐焚祠去。官奴亦瘖。

鸚鵡

異苑。張華有白鸚鵡。公後在外。令喚鸚鵡。鸚鵡曰。昨夜夢惡。不宜出戶。公猶強之。至庭。爲鸚所搏。敎其啄鸚脚。僅而獲免。

粵寇洪秀全據金陵時。畜白鸚鵡二。命人敎以語言。洪每出。則白鸚鵡必高呼萬歲。其所謂文武者。乃効之。呼聲震天。洪乃揖而退。

鵪鶉

鵪鶉。亦作鸚鶉。俗名八哥。全體俱黑。兩翼有白點。巢於樹穴及人家屋脊中。翦其舌端。令圓。能効人言。通常所蓄者。僅能效百鳥鳴。或逢婦女至。則頻呼好娘娘不止。此均不得爲上品。

湖北某縣有一老嫗。廣蓄鸚鶉。其靈敏者。能奉主命。至戚友家傳達音問。銜取鍼線。人以烏衣使者稱之。某日。鸚鶉又奉命至某姓家借鍼。比返。過鄰村。見場上有遺穀。因置鍼碌礮上。俯而啄穀。鷥有飢鷹盤空下。奮爪攫之而去。鸚鶉見有一熟識婦在旁。哀呼曰。婆婆。吾被鷹攫去。煩寄語阿姥。今生不復面也。鍼在碌礮上。阿姥可自取之。婦述諸嫗。嫗終日。

哭泣。幾喪其明。

某姓蓄一鸚鵡。善窺人隱私。搬弄口舌。其家有童養媳。值翁姑他出。潛取厨下年糕。煮食之。慮爲鸚鵡所見。預以飯籬罩其頭。以爲無事矣。比翁姑歸。鸚鵡喃喃自語曰。飯籬罩了八哥頭。鏤裏年糕滑溜溜。翁姑聞之。乃責其媳。

乾隆時。錢塘黃寶田有打八哥詩云。打八哥。打八哥。八哥無匿處。但解陰晴不解飛。沙明露白久延佇。紅蓼洲。青蘆渚。兩啁啾。告其侶。於今高飛亦何益。膠網不設黏竿舉。吁嗟乎。八哥爾何苦。鵠舌作人語。爾不見人作禽言。人不顧禽作人言。人捕汝。

杜鵑

聞見前錄。康節先公先天之學。伯溫不肖。不敢稱贊。平居於人事。祿祥未嘗輒言。治平間。與客散步天津橋上。聞杜鵑聲。慘然不樂。客問其故。則曰。洛陽舊無杜鵑。今始至。則有所主。客曰。何也。康節先公曰。不二年。上用南士爲相。多用南人。事務變更。天下自此多事矣。客曰。聞杜鵑何以知此。康節先公曰。天下將治。地氣自北而南。將亂。自南而北。今南方地氣至矣。禽鳥飛類。得氣之先者也。春秋書六鷁退飛。鸚鵡來巢。氣使之也。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。南方疾病瘴癘之類。北人皆苦之矣。至熙寧初。其言乃驗。異哉。故康節先公嘗有

詩曰。流鶯啼處春猶在。杜宇來時春已非。又曰。幾家大地橫斜照。一片殘春啼子規。其旨深矣。伯溫後聞熙州有唐碑。本朝未下時。一日有家雀數千集其上。人惡之曰。豈此地將爲漢有耶。因焚之。蓋鹵中無此禽也。已而果然。因并記之。以信先公之說。

鴿

蘭州藩署棲鴿數千。相傳嘗有盜夜來劫庫。鴿大噪。異於恆。管庫者訝之。起視。盜因被獲。緣此官中月給二十四金以爲鴿俸。

武進孫雨蒼文學。揆嘗客蘭州。謂雖曾飯稻而不羹魚。惟嘗一食鴿子魚而已。魚清蒸。無細刺。味至腴美。登於盤。宛然魚也。而實爲鴿所化。產靖遠。鴿飛近黃河而欲越之。弱者翻不能振。則墜於河。爲土人所捕。致之蘭州。以不能多獲。酒樓中人聞之。輒購以充庖。居爲奇貨。居家者非入酒樓。不易染指也。

燕

太平清話。梁昭明太子在東宮。有一琉璃罍。紫玉盃。皆武帝所賜。旣薨。置梓宮。後更葬。開墳。爲闌人攜入大航。有燕雀數萬擊之。爲有司所縛。乃獲二寶器。帝聞驚異。詔以賜太孫。封墳之際。復有燕雀數萬銜泥增其上。墳側今有湖。後人因名燕雀湖。

虛谷閒抄。淄青有一百姓家。燕巢累年。添接。竟踰三尺。其燕哺雛。既飛。忽一旦有諸野禽。飛入庭除。俄而漸衆。棟宇之上。棲息無空隙。不復畏人。厨人饋食於堂。手中盤饌。皆被衆禽搏撮。莫得驅逐。其家老人。罔測災祥。顧之甚悶。忽以杖擊破燕巢。隨手有一白鳳雛。長三尺以來。自巢而墮。未及於地。卽掀然出戶。望西南沖天而去。諸禽亦應時散逝。須臾而盡。又一家。亦是燕巢中。忽然赤色光芒。而隱隱有聲。若鳴鼓地中。日夜不絕。夜後廂巡呵喝於外。責其不戢燈燭。既入其室。舍視之。不見有火。纔出門外。望之。則有火焰亙天。居旬日間。人漸聲傳。或聚觀其家。老人懼。偶以拄杖探燕巢中。卽有一小赤龍子。長尺餘。墮下。鱗甲炳煥。老父驚戰。速以裊褥藉之。焚香禱謝。未畢。而見一大龍。長丈餘。自簷屋而入。光如列炬。燦人瞻視。一家震駭。竄伏稽顙。龍徐徐擁其子。入自寢室。穴屋騰天而去。亦不損物。然二家不三數年。皆墮敗焉。

雀

洞冥記。有一女人。愛悅於帝。名曰巨靈。帝旁有青珉唾壺。巨靈乍出入其中。或戲笑帝前。東方朔望見巨靈。乃目之。巨靈因而飛去。望見化成青雀。帝因其飛去。乃起青雀臺。時見青雀來。不見巨靈也。

杜陽雜編。順宗皇帝卽位歲。拘弭國貢却火雀。一雄一雌。純黑。大小似燕。其聲清。殆不類尋常禽鳥。置於火中。火自散去。上嘉其異。遂盛於水晶籠。懸於寢殿。夜則宮人持蠟炬以燒之。終不能損其毛羽。

泊宅編。王滹之。字彥祖。爲西京小漕。攝河南府事。因丁外艱。置神樞西堂。一日。有雀羣集几筵。啄殘祭食。彥祖揮去。復來。彥祖頗不平。偶扑得一雀。自於門限。刀斷其首。擲棄中庭。徐察之。此雀忽身首相就。翩然飛去。及彥祖還南徐。爲人訟田。安置廣德軍。才得自便。復喪妻許。未幾。妖人張懷素辭連就逮。竟死於南方。雖禍生有胎。然忿與忍。不可不戒也。鬼雀。產內蒙古之烏蘭察布盟北鄙。與土謝圖汗部交界處。形似麻雀。學馬嘶犬吠。獺鳴。維妙維肖。與鼠同棲。騎鼠而戲。鼠恆受其指揮焉。

鴉

康熙壬子夏。吳中大旱。飛蝗蔽天。竹粟殆盡。蝗亦有爲鴉鵲所食者。長洲褚稼軒家庭中。之椿。有烏巢於上。以其朝暮飛鳴。方憎惡之。至是獨喜其捕蝗。中有一無尾者。攫啄尤多。胡汝源聞之。喜而作歌曰。昔人曾稱鴉種麥。今日喜見鴉捕蝗。吳民徵輸困來久。況復連遭水旱殃。苗未插蒔田未墾。催科已比五分糧。仰屋躊躇莫措手。忽聞蝗來西北方。老人

昔年被災沴。談虎色變如虎傷。無稼可食且集樹。繩繩振振滋駭惶。園竹岸蘆到卽罄。黃衣三使徵夢祥。浙中消弭賴刺史。吾蘇漫漫無短長。烏烏啞啞高下翔。奮迅攫啄如鷹揚。承蜩之捷猶掇爾。就中尤羨禿尾狼。羣烏相將飽枵腹。吳民或得療飢腸。台上快睹等捷凱。擬草露布爲張皇。白公大嘴可勿誚。竟當進號烏鳳凰。瞻烏爰止在鄰屋。愛之却彈將弓藏。

康熙某科鄉試。華亭董舍出闈後。返里一日。忽有羣鴉數千頭。飛繞其居宅。曉夜屯宿。聲啞啞。驅之不去。家人咸以爲不祥。村夫輩且謂鴉噪主凶徵也。如是者五日。及捷報至。鴉始散。人言亦息。羣又言其爲報喜也。

湖南之清浪灘有伏波廟。廟多鴉。行舟過。輒飛布空中。行十餘里始絕。舟人以飯顆或豆腐乾等物。拋以飼之。鴉能俯仰啄食。或飛集桅檣篷背。啞啞乞食。舟人謂之爲神兵。不敢慢也。

新安山中嘗見烏鵲數十。共鬪一蛇。蛇長盈丈。黃質黑斑。烏鵲或上或下。嘩噪不已。蛇則盤屈爲一團。而張口吐舌以禦之。久之力不支。竄草中。烏鵲猶隨而啄之。及秋燔山。蛇乃相率奔避。或不及。則焚死。中有大如車輪者。

儋州有烏鴉。能食火。每啣火置人屋上。以翅煽焚。則羣鳴飛舞。其名曰火鴉。居人多以食物禳之。

雞

稽神錄。軍吏熊勛。家於建康長樂坡之東。嘗日晚見屋上有二物。大如卵。赤而有光。往來相馳逐。家人駭懼。有親客壯勇。開屋捕之。得一。乃被繒綵包。一雞卵殼也。剖而焚之。臭聞數里。其一走去。不復來矣。家亦無恙。

康熙甲戌十二月。松江吳南林中翰家。雄雞生卵。大如鵪鶉蛋。殼甚堅厚。以椎椎破之。亦具黃白。白如凝脂不散。黃帶赤色。

康熙辛亥。西洋人有以火雞入貢者。舟進蘇州閘關。出雞於船頭。令市人聚觀之。赤色。與雞同。飼以火炭。如啄米粒也。

康熙時。繁昌吳士明家畜一雞。生卵已久。忽化爲雄。冠漸紅。羽漸長。鳴聲嚶嚶於子午候矣。

歸安孫在豐年十六。以冠軍入庠。適雄雞生卵。而學書來。家人以爲不祥。殺雞佐黍。投卵於河。嬖氏聞之。曰。此佳兆也。姪他日必作狀元。雞宜畜之。奈何並卵而棄之耶。後孫竟以